



聆樂記

何文宗

廿三日晚，省交響樂團演奏會。我也能「恭逢盛會」，雖然是「敬陪末座」，心裡着實高興。

由於「地利」（樓上最後一排）的關係吧！全場「景緻」可以一覽無餘。這時，暗紅色布幕低垂著。台前中央，放着幾個花圈。樓上座位已擠滿人，黑壓壓一片，極其壯觀。只是樓下座位，顯得「荒涼」：像廣大田野中，稀疏的茅屋；又像無邊沙漠裡，分散的綠洲。後台傳出陣陣定音鼓，提琴和管樂器聲，構成「演奏會前協奏曲」。

到了八點鐘，幕仍垂著，沒有半點動靜。樓下「貴賓」也不慌不忙的陸續入座。我很佩服他們的默契。大概音樂會遲開，顯得更隆重；聆賞者晚來，顯得更高貴吧！又過了十分鐘光景，聽得一聲鈴響，全場燈光熄滅，人語聲也倏然靜下來。幕慢慢開啓。只見右側簾子裡面，指揮走了出來，穿著一身黑色燕尾服，沉着地走到台子正中，右手指揮棒緩緩高舉起來。這時全場裡的人，凝神屏氣，注視着指揮棒，不敢稍有動彈。

忽然，指揮棒掄動，一絲絲柔美的聲音，彷彿從棒端汨汨的流露出來，充塞了整個空間：翻滾着，蕩漾着，恍如藍蔚蔚的海面，捲起寸寸的白色浪花。又如身披輕紗的月宮仙女，漫舞於虛渺的雲際。祇覺全身腑臆，像服過了八寶丹，舒暢暢、輕飄飄的，有說不出的妙境。那音樂一往直前繼續進行着，一樂章緊接着——一樂章：緩慢處，喋喋喃喃，泛出片片翳翳，一似深閨少女幽幽的哀怨，又如孤舟嫠婦哀哀的嗚泣；急速時，燦然豐盛，溢出堅強激動的情緒，是人類戰勝命運的喜悅、狂歡。樂曲在歡欣鼓舞中終了。台下響起一串雷動的掌聲。接着咳嗽聲、舒展聲、低語聲、移動坐位的腳步聲……一起並發。熱鬧闐闐的。

停了數分鐘，第二首樂曲開始奏出，這是一首「標題音樂」——荒山之夜；鼓手猛捶了幾下，如同和這鼓有著深仇厚怨，提琴奏出怪異、荒誕的和弦。一揭裂地山崩，厲鬼舞爪，獠面獠牙，號呼叫

哮的情景，浮現眼前，令人毛髮悚然。那羣魔正舞到高興處，突然，又是幾聲鼓響，小喇叭宏亮的奏出清脆的主題，彷彿降下無數天兵神將，征剿這些得意忘形的魔羣；羣魔似乎還自不甘休，做着最後掙扎。只聽得，銅管器在怒吼，木管器在嗚號，戰鼓不停地擂動，弦樂器齊奏着忽緊忽徐的旋律，鳴亂得一塌糊塗，似乎要震飛屋頂。不禁暗暗佩服作曲者（莫索爾斯基）的魄力。從此以後，音樂漸漸低沉下來，平和的喧絃着，有如經過激戰後的荒山，一片死寂，只有默默躺著的屍骸，破落敗壞的廢墟和光禿禿孤立着的老樹，害羞的月兒飄洒着清澈的光亮，一切像披上一層薄薄紗縵。偶爾也傳來幾聲烏鴉叫，平添無數蒼涼。遠處古廟傳來幾下鐘聲，音樂就愈來愈低，愈低愈細，漸漸聽不見了。約摸過了一分鐘，才爆出雷動轟然的掌聲和不絕於耳的叫好聲。

過了一回，鬧聲稍定，祇聽旁坐一紳士模樣的中年人，對着身旁的軍官說道：

「莫索爾斯基可真是天才，沒有受過完整的音樂教育，能作出這等好曲子。」

「確實」軍官點着頭說道「不過他的作品通常還須經名家修改，才顯出偉大的特性。可見教育更重要。」頓了頓，他又說道：「像第一首曲的作曲者莫札特，是無人不曉的稀世神童。很幸運地他出生在音樂城薩爾斯堡，家境雖貧，還能受着環境熏陶和父親教練，終成大器。不幸他生在音樂荒蕪的台灣，大概也要一生默默吧！」

「你是說台灣沒有音樂教育環境？你相信「台灣是無聲地方」的說法？」

「我倒並非讚成那種說法」軍官太息著：「可悲的是：到目前我們尚無完整的音樂教育系統。普通學校音樂被極端忽視，水準低落得可以。只是買得起鋼琴、提琴的富貴人家，請個私家老師教授。音樂成了有錢人的專利品。」

正說着的時候，音樂又早響起，還是莫札特作的曲——豎笛的協奏曲。樂隊奏出排擾惑人的主題，像是一座落英繽紛，百花怒放的園圃；豎笛華麗玄妙穿行其間，有若文彩花蝶。翩翩起舞，盤旋穿插於百花之間，忽高忽低極其悅耳。剛剛經過顛波震盪，已疲憊了的身心，經這溫柔、纏綿的旋律，撫慰着，覺得周身舒適適，懶賴賴的，無一處不服貼。難怪有那麼多人，早入甜蜜的夢鄉呢！

會散了，隨着人羣走出會場，朝汽車站走去。迎面冷風撲來，不由得全身一振。那軍官心長語重的話，重又在耳邊響起。「中國音樂前途往那兒去？」邊走我邊想着，想着……。